

蜀山劍俠

還珠樓主著

武俠
長篇

蜀山劍俠傳

三十一集

還珠樓主著

第一回 一徑入晶宮廣殿通明參極主 橫空張綠網長天無際道飛人

上來便將寶珠放出，自己默運禪功，盤坐其上，由那一團祥光托住，緩緩下降，那牟尼珠神妙無方，不可思議，加以禪功運用，立即心與神會，人與珠合而爲一，大小快慢，無不如意，癩姑二次發令，英瓊知五人下降，快慢最好同一，不要高下不齊，心念一動，珠光立即往下飛墮，恰與癩姑，一般高下，正壓在那根，癸水黑柱上面，於是全陣，兩個威力最大的緊要陣位，生吃二人制住，便是金，石，阿童，三人法力，高下不等，降時，略有參差，也無防了，金蟬制壓東方木宮，本來也和英瓊一樣，恐用五金之寶，爲元磁真氣所制，祇想用靈嶠三仙，所賜玉虎，防身鎮壓，快下降時，俯視木宮方位上，見那根青色光柱，光焰濛濛，翠潤欲流，與前在碧雲塘所見，方瑛，元皓，運用枯竹老人，所設仙陣中的，乙木神光，一般鮮明，猛觸靈機，暗忖元磁真氣，深藏丹室以下，地肺之內，離此何止千丈，自己所用，霹靂天嘯三劍，俱是本門真傳，與身相合的，仙府奇珍，怎會被他吸去，此陣由陰陽兩儀，化生出先後天，五行妙用，石生所制，金宮陣位上，那根銀柱光焰，一樣強盛，可知磁氣無礙，至少也是鞭長莫及，天嘯劍乃七修劍中第一口，古仙人採取西方金精，百煉之寶，現成的以金剋木，爲何不

用，念頭一轉，將天嘯劍取出，試一運用，果無絲毫警兆，心中越定，正好癩姑，先後發令，便劍寶齊施，隨同飛降，說也真巧，這五行神咒，各有各的妙用，中央土宮，一元主位，是吃癩姑，施展全付法力制住，水宮神柱，又遇見一粒牟尼珠尅星，不等生出變化，便受了制，木宮神光，吃金蟬見景生情，無心中，放起一件，太白金精之寶，又是一個本命剋星，那青色光柱，因金蟬壓同下降時，心裏仍在尋思，真金尅木的妙用，本心又是用以防備萬一，不想破壞，劍光雖已放出，祇在上面，並未使與乙木相觸，當時事機神速，怎容心生他念，稍一疏神，降得便落後了些，可是下餘四人，均已各制一宮，同時復了原位，光柱高下，略有參差，五行失位，立即生出強烈變化，金蟬正降之間，瞥見癩姑等四人，已各壓着各宮光柱，復了原位，自己還差兩三丈高，不曾復原，方自慚愧，想要加急下降，就這轉念瞬息之間，猛覺腳底，乙木神光，突轉強盛，力大非常，竟有往上衝起之勢，簡直壓制不下，還不知降得稍緩，乙木失位，所生反應，祇疑自己法力不濟，法寶不如衆人之故，忙運玄功，指定寶元，強壓下降，那知乙木神光，越發強烈，金，水，火，土，四宮陣位上，雷鳴風吼之聲，又一助威，聲勢更是驚人，心中一急，未容轉念，下面本是雲光浩蕩，佈滿全陣，乙木光柱，略一停頓，易降爲升，逆行向上，與行法人，相持不下，緊跟着轟的一聲，那些五色雲光，一齊飛騰，怒濤電射，向金蟬湧去，當時情勢，又險又快，連轉念的功夫都沒有，眼看全陣，均要生出變化，總算數中有數，就在下面雲光，上激之際，金蟬見乙木神光，壓制不

住，反倒往上逆行，一時手忙腳亂，那天嘯劍光，原由左手指定，情急無計，隨手往下一指，本心見乙木神光，這等神奇，並不敢斷定此劍，能符初意，還想另取法寶，那知這時，乙木威力，剛自開始發動，此劍發得正是時候，稍遲一會，乙木妙用發揮，其餘四宮，也被牽動，乙木一得南方丙火之助，再有十口飛劍，也難制服了，那天嘯劍，乃仙府奇珍，神物通靈，又具剋制之妙，先吃金蟬指定，在上方有力難施，一經放下，立化一道金虹，向乙木光柱上，環繞上去，才圍了一圈，木光威勢立減，下面雲光，本正騰起，相隔金蟬，不過丈許，乙木勢子一衰，便自停住，緩緩往下沉去，金蟬看出形勢危急，又急又愧，一面指揮飛劍，心仍不放，等把囊中法寶取出，那乙木光柱，已自收勢，在劍光連繞，玉虎寶光，鎮壓之下，安然下降，知是自己先前疏忽落後所致，趕急運用玄功法力，壓制木光，速復原位，滿陣雲光，也都退復了原，心才放定，這還是土水金火四宮，被癩姑，英瓊，石生，阿童四人，先降復了原位，一見變生倉卒，各以全力，強行壓制，祇是鬱怒莫宣，發出雷鳴風吼之聲，不能遽想呼應，而乙木妙用，尚未發揮，十之一二，事情起止均速，未等牽動全局，便歸寧息，如若金蟬，稍差一步，事前再沒把天嘯劍放出，一宮失位，起了逆應，逐漸相生，不消片時，五行一齊發動，成敗就不可知了，石生制的，是西方金宮，阿童制的，是南方火宮，二人一用那三角金牌，以金制金，巧合先後天妙用，而阿童的佛光，又是火的對頭，俱都安然無事，祇爲金蟬疏忽，生出變故，所分守的陣位，受了感應，一齊震動，同受了一場虛驚而已，

癩姑見五陣神柱，俱已復原，十九不致再有變故，祇是陣圖順序變化以後，上下十人，各要鎮守原位，分出一人，下到井底陣室之內，取那萬年續斷，却是一個難題，想了想，祇得姑照適才，易靜所說，且把陣引圖動，等到變化完畢，現出丹井，再作計較，隨即告知金石諸人，謹守原位，一任生出什麼變化，不去理他，到了入井取藥之時，看出何人，能代自己，守這主位，再行告知，一面又令英瓊，加意運用，看準飛越兩宮之間的躑度，和通行之法，先作一個準備，以免萬一誤觸禁制，入了埋伏，轉生波折，癩姑原因到了下面，看出北方水宮重要，英瓊不能離開，雖照易靜之言叮囑，並未定準英瓊代替自己，可是別人功力，雖比英瓊較深，所用法寶，如若以之坐鎮，還不如他，一面施展法力，發出乙木神雷，和上陣一樣，故意將陣勢引動，這上下兩陣，一正一反，下面陣勢，一被引動，上陣受了反應，也同時生出許多妙用，先前中間，隔有戰鬥，和極厚冰層，不能看到下面陣勢，祇聽風雷交鳴之聲甚烈，這時仰觀俯視，全能看見，才知這一發動，不特下陣，有無邊妙用，便上陣也平添出，若干威力，雖然宮中機密，已然參透，不致失陷，威力如此強大，呼應如此緊密，却出意外，照此情形，上下十人，正好把兩陣制住，同退則可，獨自抽身，五行有一失馭，立生巨變，並且那丹室，正在土宮之上，丹井最深之處，被元磁真氣托住，滯沉不定，與下陣又有連繫，息息相通，也須格外小心，簡直任誰，也無法分身，癩姑和易靜二人，一上一下，心正愁急，那陣勢，已吃法術引動，相次轉變，先前上陣五行，反剋而後相生，發之於外，祇把五行正

位鎮住，便可無事，下陣却大不同，五行順生，發自各宮陣位之上，却由宮外，生出逆應，每值本宮位上，發出威力，那五根光柱，便射出萬道精光，五宮正位以外的，五色雲光，也各按五行生剋，現出無數金刀，巨木，烈火，洪水，黃塵，山崩濤湧，衝壓上來，一陰一陽，互相交戰，雲光摩盪，激湧如潮，電叱霆奔，萬雷怒震，令人目眩神搖，聲勢之猛烈，比起上陣，還勝十倍，好幾次，看去都似要反客為主，所守陣位，眼看要被外五行壓倒，鎮守五宮正位的人，也將連帶受害，形勢險極，這時無論何人，祇一伸手抵禦，立被侵入，正反五行，陰陽交會，合而爲一，生出無上威力，再想破陣，非祇艱難，一個不巧，還將丹井底下的，元磁真氣引動，這地極渾茫元精之氣，就非易靜等十人，所能制服，縱能脫身出險，前功盡棄，取藥已無望了，幸而爲首二人，俱是深明陣法，又得主人，事先洩機，先記全圖變化，借着兩桌筵席現出，益發恍然大悟，深悉此陣，一陰一陽，自爲消長，一切變化，均由於暗藏無形的，元始宮位上發出，下陣中心，祇是土宮正位，與上陣不同，須等四十九個變化、相繼變過，完了一周，元始宮位，自行現出，仍合大衍之數，全陣便即靜止不動，不復爲害，祇看到時，能否分人下去便了，上下十人，各自鎮攝心神，守定本宮，一任陣勢，生剋變化，全不搖動，形勢雖然艱險，並未生事，眼看四十九次，變化將完，到了末次，五宮四外，突出四十幾根光柱，矗立陣中，比宮位上光柱略小，各射出青白二色的奇光，照耀全陣，易靜在上陣，俯視下方，陣圖變化，這許多青白光柱一現，猛覺出衆人光柱，都是圓形，

各宮方向間隔，俱不差分毫，惟獨癩姑所鎮制的，中央土宮，作大半圓形，位置也略偏前數尺，所立之處，並不居中，正對自己脚底，因中宮光柱獨大，光華又強，陣圖頗廣，青白光柱，未現之前，全陣雲光浩蕩，相去數百丈，不曾發覺，這時光柱一多，兩儀，四象，八卦，九宮，界列齊整，又以陣圖變完，丹室入口，不曾現出，心中奇怪，再留意一觀查，才看出來，覺那中宮光柱，分明缺着小半面，非補成正圓，不能居中，情知有異，忙卽傳聲告知，癩姑聞聲，細一觀查，那光柱，此時約有一丈粗細，果有一面，缺着一個月牙形，不曾補圓，方疑與下陣丹室的，入口有關，那青白光柱出現，也祇半盞茶時，本是分列雲光之中，急轉如飛，轉了一陣，忽然一陣移動，順着九宮躡度，穿梭也似，飄輪電馭，往復飛馳，最後越轉越急，忽朝中宮黃柱，急撞上來，精芒強烈，耀目難睜，又挾着風雷轟隆之聲，聲勢之險惡，直無倫比，連癩姑雖是法力高強，心有成竹，也被嚇了一跳，初意和先前五行，自相生剋變滅一樣，兩下一接卽退，沒想到這次，竟是真個擠撞上來，驟出意料，連轉念的功夫，都沒有，金石等四人，見狀大驚，方以爲變出非常，吉凶莫測，單這一震之威，已是難當，誰知青白光柱，未撞以前，聲勢這等猛惡，這一撞上去，反似水乳交融，悄無聲息，再定睛一看，當中光柱光華，連連明滅，閃變了幾次，變成了一個，兩丈大小的，太極圓形，半青半黃，中間灣曲曲界着一條白線，才知元始宮位，乃是一個太極，好生驚異不迭，癩姑見數十根光柱，一齊壓到，那是何等力量，自己鎮壓其上，祇眼底一花，並無別的感覺，跟着現出一

個，太極圖形，精光流走，左右迴旋，每邊各有一個，三尺大小的圓眼，也是一青一黃，正反易色，隨着青黃二光，迴旋明滅不已，青白光柱，與土宮光柱一合，自然加大了些，先前那小半邊的月牙形，也白圓滿，恰好位居正中，一絲也不偏倚，知道丹室，就在這中央元始宮位光柱之下，太極圖中，兩邊圓眼，便是入口，無奈這時，全陣雲光雜沓，變幻無端，那五根光柱，霞輝奪目，勢越強烈，五人鎮壓其上，如無變動，看去彷彿平靜莊嚴，矗立雲浪光波之中，毫無異狀，稍爲疎神，立發出無限威力，往上騰起，同時精芒如雨，四下飛射，跟着風雷大作，一宮失制，其餘四宮，相繼響應，所壓光柱，各自上騰，五人忙各運用玄功法寶，極力鎮壓時，這五行光柱，消長盈虛，息息相關，這一宮光柱，剛強力鎮壓下去，那一宮的光柱，又復湧上，等把後起這一宮，強用法寶之力壓下，先壓下的那一宮，又生出反應，往上高起，尙幸五人功候，雖各不同，所用法寶，均具極大威力，而那五根光柱，雖然互相生化，牽一髮而動全身，其應如響，但是非有一宮潰決，不可復制，始能發出那全般妙用，衆人防備又嚴，偶一疎忽，當時警覺，立以全力鎮壓，未等到暴長分裂的境地，便自制住，而水宮最要之地，又在英瓊鎮制之下，正照乃父李寧，所傳禪功，在上打坐入定，下餘四宮，祇管變化震動，水宮黑柱，在珠光鎮壓籠罩之下，始終如一，無力反應，這要減去大半威力，祇不過金，木，火，土四柱，互爲低昂，使四人飽受虛驚，費了許多氣力，終仍無事，此事起因，原出在金宮位上，除英瓊所守水宮外，金，火，土，三宮，全受波及，中央土宮，

又是元始宮位，力更強大，連癩姑，也幾乎鎮壓不下，後來癩姑，見這四根光柱，此消彼長，老是高下參差，不能復原，漸漸省悟，易靜又在上陣，傳聲指點，才囑金，石，阿童三人，制壓之時，不可太猛，等長起時，一半隨勢上升，祇不令其過高，到了上長之勢較衰，再緩緩往下壓去，那受反應的，三根光柱，勢必相繼呼應上長，各人再相準四柱高下，差不許多，然後各施全力，比準平度，一同沉穩下壓，話說雖易行時却難，那四根光柱，此降彼升，不易均平，稍爲失當，又須再來，當初生變故時，各人心神慌亂，祇顧自己，以致越壓制，反應之力越強，幾於不可復制，這一來，總算得了機樞，不再似前匆遽，幾次過去，漸漸高下相差無幾，抗力也減退了些，仍費了不少心力，好容易調整平勻，緩緩壓復了原位，似此情形，如何能再分人，下入丹室，英瓊更是關係最重，不能離開，這下陣，自從元始宮位一現，比較寧靜，祇不疎神失守，便不再生變化，上陣却正與相反，陣勢重又變化轉動，較前尤盛，更是難於分身，上下又相持了，個把時辰，無計可施，易靜焦急之下，正想金甄易弟兄四人，各仗防身法寶，加緊戒備，守定宮位，自己拚犯奇險，在陣位上入定，把師傳七寶，全施出來，護着原身，並作鎮壓中宮，一元正位之用，一面運用元神飛出，直下丹室，取了靈藥，便自飛上，好歹也應了，先時和主人所說的大話，免得一簣虧功，爲人所笑，主意打好，正待傳聲發令，忽見一幢，七八尺高下的銀光，內裏裹住，一道青光，一條人影，電也似疾，由西南方，金火二宮相對的，殺門位上，飛進陣來，心料主人，知道自己爲難，特命門人

來此相助，暫息前念，欲等來人相見，問明之後，再作計較，嗣見那青白光華，進陣以後，並不向自己飛來，竟順着五行九宮躔度，滿陣繞行飛馳，其疾如電，不消半盞茶時，全陣已被繞了，十之七八，五宮正位，已穿行了四方，好似深悉陣法微妙，宛如輕車熟路，行所無事之狀，方疑此陣，已然發動，所以來人，必須走完全陣，始達中宮一元正位相見，心正尋思，晃眼那幢青白光華，已將全陣，五行宮位繞完，到了自己所守的，中宮一元正位之下，因光華強烈，內外輝映，精芒電射，飛行神速，急切間，看不清切來人形貌，自覺所料無差，正待出發招呼，那青白光華，忽似流星飛墮，直往下陣，元始宮位上射去，光中人影一閃，彷彿和癩姑，說了一句話，因上下相隔數百丈，又出不意，未曾細心諦聽，也未聽出，說的什麼話，同時那幢青白光華，正向太極圖左邊，青光圍眼之中投去，一閃不見不提，女神嬰易靜，癩姑，李英瓊，阿童，南海雙童，甄良，甄兌，和易靜二侄，易鼎，易震，一行十人，自從得了那鼈極洞，為雲叟的指點，穿行千百里，寒冰甬道，越過玄冥界天險埋伏，直達陷空島內前面的，繡瓊原由易靜，癩姑，二人入島，求見陷空老祖，求取靈藥，萬年續斷，與靈玉膏，陷空老祖，為想試驗他十人的法力，說明島宮埋伏，以及藏藥的所在，令易靜等十人，穿破丹井中層，所設陣圖，深入丹室，自往盜取，到時，並令大弟子靈威叟，接引十人，進了島宮以後，連經諸險，始達陣地，費了好些心力，才將正反兩層，陣圖制住，元始宮位，太極圖中，兩個下達丹室的入口，也各自現出，祇是五行宮位，神妙非常，要就同

時鎮制，要就同時，離陣飛起，上下兩陣，立即自返本來面目，均可無事，否則，休說去掉一人，祇各宮位上，鎮制的人，稍一疎神，立生出無窮變化，同時丹穴，也爲下面吸引上來的，元磁真氣所封閉，再想下去，更是難極，鬧得上下十人，一個也無法分身，衆人愁思了一陣，易靜見實無計可施，正打算運用玄功入定，飛出元神，冒險下去，忽見陣外，飛進一幢，青白光華，中擁一人，似是深悉此陣微妙，繞行於各宮位之間，等把全陣繞完，忽似流星飛墮，直往下陣太極圖中入口投去，易靜神目，雖然事出意料，十分倉卒，仍看出來人，走過癩姑身側，下降之時，青光微閃，略停了停，好似和癩姑，說了一句話，方始往下飛降，再定睛往下一看，癩姑面現驚喜之色，手持一物，正在觀看，並向金石四人搖手，不令多言，心中奇怪，方欲詢問，癩姑已用本門傳聲之法，說道，大功將成，事機匆迫，也許無暇多言，少時如和新來這位道友，同去霜華宮中，請由妹子，先向主人致詞，然後師姊相機發話，知有原故，剛剛回聲應了，下陣太極圖中圓眼，忽於開張，那幢青白光華，忽又衝起，身後脚下，空激射起一蓬玄色光焰，剛剛冒出洞口數尺高下，吃癩姑運用佛光，往下一壓，立即退回，太極圖形，復原如初，那青白光華，也停在癩姑面前，現出一個人影，正是適在冰原地底祕徑，飛行時所遇，靈威叟之子靈奇，一面遞過一個，五寸大小的晶瓶，和一個玉盒，癩姑知是那萬年續斷，和靈玉膏，連忙接去，並將適才接看的，一面小晶鏡交還，大功告成，因在事前，得了靈奇密告，各自心有默契，更不多言，一聲號令，連金石等，一共六人，一同飛

起，身剛離開五宮光柱，陣中風雷大作，立生變化，知是下陣復原，應有現象，也不去理他，眼看飛到，適才遇阻的，冰層所在，那六根光柱，結成的戰門，重又條地湧現，阻住上升之路，雖然門並不大，四面儘多空處，可以繞越，癩姑知機，不敢冒矢，正待觀查清了，陰陽向背，仍用前法，穿門而過，忽見左邊門內，匹練般，飛出一股白氣，直射靈奇，勢疾如電，靈奇方欲逃遁，已自無及，晃眼間，將人掩入門內，癩姑等搶救不及，忙卽加意戒備時，猛一抬頭，上面已被冰層隔斷，五人方自驚疑，進退不決，忽見靈威叟，滿面愁容，由右門飛出，朝癩姑，使一眼色，說道，家師島主，不知蠢子，近已投入到貴派門下，因他奉命，來助道友等，盜取靈藥，家師得知大怒，已用法力擒去，老朽適才奉命，來引諸位道友，去至霜華宮中，謁見島主，到此方知，見了島主，還望分說一二，易道友已先接引，現在門內，請同去吧，癩姑看出無他，聞言會意，抗聲答道，本來我等以禮求藥，允否任憑島主尊使，原因島主，欲試後輩功力，命自往盜，又承多所教益，愛護周至，所以我等，不知禁忌，令郎靈奇，近蒙大方真人接引，已是二師兄岳雲弟子，我等師侄，因知島主陣圖，神妙無方，我等十人，各要鎮壓宮位，一人也難離開，知他來此省親，逗留玄冥界外，特意令其暗中隨來，相助取藥，島主必當他，不是我等一行，所以錯怪，少時拜見島主，自會陳說詳情，想島主山海之量，決不與我等，末學後輩，一般見識哩，靈威叟聞言，立轉喜容，也不多答，微微含笑，點首示意，便邀五人同入，這次戰鬥以內，又與先前不同，也不甚覺寒暖，祇是光烟變

滅，閃幻不停，一會功夫，眼前一暗一明，定睛細看，五人業已走出門外，那座戰鬥，已不知去向，易靜等五人，也同時到達，那立處，既非來路，丹井上下，也非日前，易靜癩姑二人，所經之地，乃是深居海底的，一座水晶宮闕，與紫雲宮情景，又大不同，紫雲宮，珠宮貝闕，深藏海眼之下，海水被宙極真氣托住，上面再有日月五星，和乾天太乙真氣一吸，空出中間，千餘丈高下，仰望上面，水雲隱隱流走，一片青碧，所有宮室園圍，均位列在陸地之上，雖有湖沼溪流，均是積輕清的靈泉，看去彷彿另是一重天地，陷空島水宮，却是祇在深海之中，全水宮，多半是用萬丈冰原以下，所凝積的，水晶建成，雖然也有園圍院落，以及空曠之處，不是主人法力禁制，便是借用北極真極，和能辟水的，法寶珠玉，逼開海水而成，衆人所經之處，乃是去往霜華宮的，一條水晶長廊，因上方和四面，俱是海水包圍，所有宮室廊榭，俱都高大異常，這條長廊，長幾十里，高達四五十丈，寬約二三十丈，兩邊二三尺厚的晶壁，內裏兩行，粗可合抱的，寒金寶柱，上面用深海中，所產丈許大一片的，五色貝殼爲頂，由入口處，地是白玉鋪成，雪花形的，六角圓門起，十步一柱，兩相對列，襯得當中廊路，筆也似直，直達十里以外，一座高大雄偉的，宮殿旁面，如換常人至此，一眼望過去，直看不到底，那兩列寒金寶柱，射出萬道金光，與頂上五色文具，互相映照，五光十色，陸離璀璨，閃幻起了重霞影，無邊異彩，晶牆外面，碧波澄靜，海沙不揚，廊內精光外映，一片空明，多遠都能看到，時見深海中，所產奇魚，介貝之類，大者數十丈，小亦大如車輪，

異態殊形、不可名狀，遠近遊行，此去彼來，動止悠然，甚是從容，看去好似無數大小奇形怪物，凌空浮翔，直不似在水內，另是一種，筆墨難以形容的，奇麗壯闊之景，便是易靜，癩姑，金，石，諸人，見多識廣，又曾見過，紫雲宮，水仙宮闕的，也都暗中驚贊不迭。十人會齊以後，仍由靈威叟前導，順着水晶金柱長廊，一路步行觀賞過去，那盡頭處，是一六角形的廣亭，貼着晶壁，每面均有一排，白玉坐處，過去十多丈，有一與廊差不多大的，月亮門，也是白玉所建，那方是霜華宮，左門入口，靈威叟引了十人，先去亭中坐待，自往門內走去，不一會，滿面愁苦之容，走了出來，方說了句，島主延見，便聽金鐘之聲，長廊迴應，音甚清越，鐘鳴了五下，跟着奏起細樂，法曲仙音，笙簧細細，又置身在這種水仙宮闕以內，越覺入耳清娛，心神爲王，衆人聞得樂聲，相隔尙遠，多覺這麼廣大的，珠宮瑤殿，除靈威叟外，竟未再遇一人，宮門又無守侍之人，便是先在島宮，初見主人時，門下徒衆，也是寥寥無幾，這好仙府，空無人居，豈不可惜，方自尋思，人已走入門內，裏面乃是一座，比廊還高的廣庭，五根玉柱，分五方，矗立地上，每根大約十抱以上，往右一轉，走向當中，一座三十多丈高的，宮門之下，那兩扇滿佈斗大金釘的，白玉宮門，正向兩邊，徐徐開放，立由門內，閃出兩個，高幾兩丈，形如巨靈，身披甲冑，手執金戈的武士，門內又是一座廣庭，地比門外，還要廣大，當中陳列着，九座丹爐，也是寒金所製，大小不一，形式也不一樣，按九宮方位排列，爐前各有一個玉墩，上設海中異草，織成的錦茵，當頂一面，八九丈方圓的

寶鏡，正對下面，似是主人煉丹所在，正行之間，耳聽喘息之聲，回頭一看，原來入門左右，兩旁有一直排長架，架上懸有好多鐵環，離地高約十丈，每三環爲一套，環下各有五角形，六角形的鐵鉢，形式不等，左邊第二串鐵環上，倒吊着一人，正是靈威叟的愛子靈奇，頭腰雙足，各有一環緊束，下面鐵鉢之中，燃着一蓬怪火，寒焰熊熊，色作深碧，似欲升起，雖還未燒到靈奇頭上，看去神情，已頗苦痛，癩姑雖然打點好說詞，想向主人，求情釋放，心終不能拿穩，又見靈威叟，面容慘沮之狀，料知望少，心正盤算愁急，隨同前行，那對面本是一個三四丈大的，小圓拱門，本尙關閉，忽然開放，這丹室內，本有十六名侍者，一色白衣，分立四邊角上，看去都似常人修煉，與把守宮門的，武士不同，那門一開，中有四人，手中各持長鞭，立往靈奇身前走去，方疑有人行刑，靈威叟面上，忽轉驚喜之容，隨見門內走出一個，與靈威叟，裝束相似的，中年修士，手捧一面玉牌，人在門內，先向靈威叟，含笑示意，到了身前，對衆人道，島主因靈奇，乃大師兄之子，不合擅入丹井，獻媚外人，盜取靈藥，按着島規，本應嚴刑處死，適才天乾山主駕臨，言說路遇大方真人，此子果是投到峨嵋門下，島主本令諸位盜藥，並未禁其約人相助，並且諸位道友，已然穿出戰鬥，將上下兩陣制住，符了島主初意，靈藥本可垂手而得，祇緣匆迫之中，尙未悟出太極無極，兩儀分合之妙，不能下去，此子受仇人指點，乃父徇私相告，已明陣法，爲圖省事，逞能賣好，乘虛而下，靈藥雖然得手，幾乎將元磁真氣引發，生出事來，如非有人說情，決所不容，現已看天乾

山主情面，又念在此子，實是蛾帽門下，適才所說，並非虛言，破例寬容，連大師兄，也一併免責，命我令釋放，少時，仍由大師兄，率領隨同進見，島主當面，尚有話說，衆人聞言，自是忻喜，靈威叟更出意外，那中年修士，說完前言，便走到環架之下，先將手中玉牌，朝那下面鐵鉢一照，牌上射出一線銀光，飛入鉢內，鉢中寒焰，立即熄滅，回顧旁立侍者，說了句，奉令釋放，內一侍者，便將架旁，所設六角形的鐵牌，扳回正面，靈奇便自飄然下落，面上苦容，雖仍未斂，神態依舊倔強，一言不發，走到易靜等十人面前，却恭恭敬敬，分別行禮，各叫了聲師叔，這時，雙方對面，易靜等十人，見他不特一身仙骨道氣，是個上等根器，並且貌相身材，均有幾分，與岳雲相似，比起英瓊，米劉二徒，要強得多，無怪乙休，要爲引進，自己這一輩同門中師兄弟，剛下山不久，便收到上官紅，和他這類人物，爲男女弟子，好不歡喜，易靜見他的面上，笑容未斂，心料主人，居室密邇，靈威叟又連話，都不敢和愛子說，可知威嚴，不便明言，祇得借着和來人說話，示意道，後輩等，愚妄無知，以爲奉有島主明命，率意行事，冒犯威嚴，多蒙島主，念看家師情面，愛屋及烏，寬恕靈奇，感謝無極，現在靈藥求到，急於回山，醫治傷人，敬煩二位，引往拜見島主，敬伸謝忱，並領教誨如何，那修士笑道，諸位道友，入見島主，應由大師兄引往，不過此時，忽有仙客到來，尚煩少待，尊意當爲轉達，貧道復命去了，說時，看了靈威叟父子一眼，靈威叟也略舉手，示意相謝，那修士微微點首，反身往門內走去，門隨關閉，那刑架兩旁的侍者，也各往壁間

，走了兩步，身形忽影，易靜才知各宮至長廊，均有輪守之人，另有隱形之法，祇看不出來，適才宮中奏樂，乃是天乾山小男到來，先那五下鐘聲，許是召見音號，因靈威叟，祇管面轉喜容，依然不發一言，神態莊嚴，也就不便多說，金，石，阿童，易震等五人，幾次要想張口問話，均吃易靜，示意止住，俱各聚立當地，等有刻許功夫，衆人方想對方，畢竟不是玄門正宗，故有這許多排場做作，彼此微笑相看，樂聲再奏，一會止住，圓門二次開放，門內又走出兩個，第一次入島，所見侏儒，朝靈威叟，和衆人，各舉手一讓，分立兩旁，靈威叟道，天乾山主已行，衆位道友，請入宮吧，隨引衆人入內，衆人進門一看，裏面乃是一座，外五內一，六間合聚一起，形如梅花的宮殿，外五間，俱作花瓣形，分向五面，當中一間圓殿，各有一門，與五間對通，比外層，高起三十餘丈，殿門外，設有四十九級，半圓形的台階，因每間宮室，均有百餘丈寬深，靠近殿階一面，雖然較仄，也有四五十丈，殿階與外室裏進，一般寬度，那殿因是居中，每面各寬四五十丈，又有三十多丈玉階，直達下面，各室雖然隔斷，兩邊都是晶牆，一望通明，全景畢現，一目了然，這七八百丈方圓，一座通體玉柱晶牆，銀輝如雪，空明若鏡，不着纖塵，端的偉大莊嚴，清麗雄奇，到了極點，至於陳設之珍奇，儀仗之環異，珠光寶氣，眩目奪神，猶其餘事，令人置身其中，直疑月中仙府，亦復不過如是，宮中侍者，除在階前，持儀仗的甲士，身材高大外，多是侏儒，爲數不下二三百人，分在這五間宮室之內，排列侍立，等到歷階而升，進入殿門，再看殿中心，梅花形寶座上，跌